

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科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

民国三峡记忆

扬子江峡谷计划筹备始末

Minguo Sanxia Jiyi

Yangzijiang Xiagu Jihua Choubei Shimo

张立先 编著

中国三峡出版传媒
中国三峡出版社



民国三峡记忆

——扬子江峡谷计划筹备始末

张立先 编著

(节选版)

中国三峡出版传媒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民国三峡记忆：扬子江峡谷计划筹备始末/张立先编著.
—北京：中国三峡出版社，2017.5
ISBN 978-7-80223-985-2

I. ①民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三峡水利工程-史料-民国
IV. ①TV6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6830 号

责任编辑：袁国平 李东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)

电话：(010) 66112758 66116828

<http://www.zgsxcbs.cn>

E-mail: sanxiaz@sina.com

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：18.75

字数：300 千字

ISBN 978-7-80223-985-2 定价：68.00 元

内容简介 ▶

迄今为止，有关民国时期三峡工程筹备之“国家行为”鲜为人知。自孙中山先生之“三峡梦”始至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因何签订“三峡合约”？资源委员会究竟为三峡工程做过哪些实际工作？在中美合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时，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缘何突然中辍？本书作者广采博览、扎实考证，竭力还原其历史情状与本来面貌，为读者展现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当家人翁文灏、钱昌照、孙越崎，美国专家潘绥、纳尔逊、萨凡奇、柯登，老一辈三峡人恽震、黄育贤、张光斗、徐怀云等之执着追求和睿智创举！

这是一部最真实、最全面、最权威的民国三峡工程筹备史；

这是一部独具特色且图文并茂的民国三峡传奇和国家记忆！

您想了解
蹒跚起步的中国水电始于何时吗
您想知道
民国三峡水电开发计划之详情吗
请打开这本书——

它是岁月珍藏

它是美好梦境

它是历史记忆

它是真实人生

目 录

- 楔 子 小报披露“大新闻” / 1
- 第一章 孙中山早年绮梦 / 5
- 《上李鸿章书》昭示救国情怀 / 6
- 《实业计划》彰显开发三峡方略 / 16
- 第二章 早年扬子江水道及其整理 / 21
- 扬子江水道整理委员会沿革 / 22
- 波韦尔的“21座坝”计划 / 23
- 陈湛恩的《整治意见》 / 26
- 第三章 恽震率队勘测三峡始末 / 43
- 恽震：中国电机工程奠基人 / 44
- 钱昌照资助勘察三峡 / 44
- 搭档曹瑞芝 / 47
- 搭档宋希尚 / 47
- 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报告 / 51
- 翁文灏授意下达“5116”号指令 / 71
- 蒋介石令限期完成三峡计划调查 / 72
- 第四章 长寿：中国水电“摇篮” / 75
- 资源委员会简历 / 76
- 黄育贤与蹒跚起步的中国水电 / 78
- 吴震寰：中国水轮机设计第一人 / 81
- 张光斗的水电情缘 / 83

第五章 美国佬与中国战时生产局/ 91

潘绥报告是如何“出笼”的/ 92

纳尔逊一年两度访华/ 95

“萨凡奇计划”诞生长寿/ 99

第六章 轰动世界的“萨凡奇计划” / 105

蒋介石谦让三峡大坝“冠名权” / 106

萨凡奇致翁文灏函/ 107

翁文灏：“萨凡奇计划”序言/ 109

萨凡奇：《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》 / 110

第七章 中美合作，紧锣密鼓/ 133

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诞生/ 134

组建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/ 134

派员赴美参与三峡工程设计/ 135

资委会提交《扬子江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撮要》 / 136

三峡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首次会议/ 137

三峡计划水库航测座谈会纪要/ 139

三峡计划水土保持问题讨论会纪要/ 139

三峡计划筹备工作函电/ 140

美国垦务局与中国资源委员会合约/ 147

媒体消息选载/ 149

第八章 中美合作，全面展开/ 151

萨凡奇复勘三峡/ 152

资委会驻美办事处二位“主管” / 163

扬子江三峡勘测处成立/ 165

侯德封率队勘测三峡地质/ 166

扬子江三峡勘测报告/ 167

离川归宁 续推三峡计划/ 169

中央社电讯/ 170

第九章 中美合约，黯然中辍 / 173

- 合约中辍经过 / 174
- 媒体电讯选录 / 176
- 中美三峡合约中辍往来函电 / 177
- 媒体电讯选录 / 188

第十章 树欲静，风未止 / 191

- 中美三峡计划中辍缘由 / 192
- 美垦务局提交《扬子江三峡水电工程初步计划》 / 193
- 行政院编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计划》 / 197
- 资委会《扬子江三峡计划概要》 / 197
- 长江水利工程总局《报告》 / 199

第十一章 去与留，慎选择 / 211

- 柯登：恋恋不舍异国情 / 212
- 张光斗受命作“交代” / 213
- 王宝基献计“调包”三峡资料 / 219
- 审时度势，孙越崎“谋反” / 221
- 资委会迎接解放的日子 / 223

第十二章 魂牵梦萦，感念三峡 / 227

- 钱昌照评说三峡 / 228
- 王宝基回忆录 / 230
- 徐盈：三峡水库工作者访谈录 / 236
- 江权三回忆录 / 242
- 耄耋长者，耿耿于怀 / 246

附 录 民国三峡人“回家” / 249

- 半世纪重逢是“回家” / 250
- 欣见三峡梦成真 / 256
- 且听元老如是说 / 258
- 未回家“老三峡”珍存 / 284



楔 子

小报披露“大新闻”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有幸在小报《葛洲坝报》披露了两个人物，两则堪称三峡之最大新闻！两个人物：一个是孙中山，他是最早提出在三峡筑坝的中国人；另一位是电气工程师恽震，他是世界上最早拟定三峡工程计划的中国人。

——作者



《葛洲坝报》合订本

三峡工程，从梦境变成现实，历经数十年论证，可谓好事多磨。

无论历史将会如何评判其功过是非，一座举世无双的宏大工程经过 10 余年建设，已巍然耸成新中国的骄傲，耸成全球时代性的建筑标志。

三峡工程，是中国唯一一个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批准兴建的物质大坝，

其划时代意义远远超过工程本身。作为一项特大型工程，它又是体现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：三峡工程是全国人民的工程，是全民族的工程！

追溯三峡工程史实，回味“百年梦想”，作为三峡媒体人，我可以自豪地说：在三峡“上马”的特殊年月里，我有幸与一位长者发现了两个特殊的历史人物，有幸在小报《葛洲坝报》披露了两则堪称三峡之最大新闻！

两个人物：一个是孙中山，他是最早提出在三峡筑坝的中国人；另一位是电气工程师恽震，他是世界上最早拟定三峡工程计划的中国人。

可以肯定地说，在 1984 年 11 月底以前，公众都不知道孙中山与长江三峡有什么渊源。

当年 11 月 27 日，《湖北日报》突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一篇《孙中山先生主张开发长江三峡》的消息。该消息称：《葛洲坝报》最近发表了水电部朱成章写的一篇文章《孙中山与三峡水电站》。文章指出：孙中山先生早在 60 多年前，就积极主张开发长江三峡。

《湖北日报》此消息一发布，顿时引起轰动，全国媒体竞相转载。

人们也许奇怪：这样的稿子，咋会最先在葛洲坝电站的小报发表呢？

说起来，这就是机缘——

1984 年春，我被借调到创刊未久的《中国电力报》副刊部协助工作。当时副刊由南文正和唐被南负责，还有一位负责科普的袁有春。这期间，我有幸结识了水电部计划司的朱成章先生并与他成了朋友。他当时是水电处处长，对全国水电建设尤其是三峡工程争论情况较为熟悉。稍后，我负责筹备编辑出版一本《中国电业史话》的书，便向朱先生约稿。记得他当时就写了一篇

《中国最早的水电站——云南石龙坝电站》的稿子。有一天，朱先生来到报社欣喜地告诉我说，他在历史文档里查到一桩史料，证实孙中山先生为提出开发长江三峡第一人。我说这是个好东西，你赶快写个稿子，最好附上孙中山先生那篇文章的原文影印件。朱先生说稿子已写好，影印件也带来了。我喜出望外，立即推荐给社领导。或许是人微言轻吧，报社没当回事。

几个月后，我调至葛洲坝电站报社工作，因心里掂出朱成章先生这篇文章的分量，未经他许可，便在《葛洲坝报》一版全文发表了《孙中山与三峡水电站》这篇文章，并配发了影印件。没想到，《湖北日报》通联部的人慧眼识珠，居然在相互交换的报纸堆里发现了“金子”，并很快在头版显著位置转载了朱文，使“金子”大放光芒。



左为《葛洲坝报》原文，右为1984年11月27日《湖北日报》刊文剪报

另一个人物及其史实的发现，也是朱成章先生的功劳。我只是充当“二传手”的角色。

众所周知，三峡未开工前，我所在的葛洲坝一直是举世瞩目的地方。朱先生得知他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，很高兴，更加增添了对我这个小朋友的信任。时隔不久，又给我寄来了一大包东西。我打开一看，如获至宝，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1985年1月9日前，人们都认为，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是美国坝工专家萨凡奇。

其实不然。朱先生送给我的是一个可纠正历史错误的文献，它可证实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不是美国人萨凡奇，而是中国工程师——恽

震。为此，他写了一篇《最早拟定长江三峡开发计划的是中国人》的文稿，并附有恽震等人当年考察勘探设计的计划书影印件。



左为 1985 年 1 月 9 日《葛洲坝报》原文，右为《湖北日报》刊文剪报

我当即又在《葛洲坝报》一版全文发表了朱成章先生的这篇文章，并配发了影印件。没几天，《湖北日报》又在二版显著位置转载。紧接着，全国各地媒体均对这一史实作出了反应。

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前任《湖北日报》总编的雷刚，当年曾据本报提供的线索，专程跑到上海拜访了尚还健在的恽震老先生，发表了长篇访谈文章。

三峡工程尚未开工前，风波不断。说来惭愧，我是三峡新闻人，在追踪三峡工程论争数十年的方方面面，对留下难忘记忆的主战派代表人物钱正英、林一山、张体学、李伯宁和反对派代表人物李锐等历史人物，主战派人物我写过文章，反对派人物李锐先生 2002 年造访三峡，我也曾作过专访，还写了长文，可惜至今尚未发表。

三峡开工及其后建设的 10 年，像大江截流、明渠截流、大坝蓄水、船闸通航、首批机组发电等重大事件，我既是亲历者，也是见证人。但我除了一部全景式状写三峡工程的《石壁立西江》聊以自慰，便只有在《葛洲坝报》上编发的这两篇文章，值得回味。

因为，三峡工程已从梦境变成现实，三峡的资料浩若烟海，将来编纂三峡志，从澄清历史真相、梳理三峡史料看，我编发的这两篇旧闻的确不可以小觑。



第一章

孙中山早年绮梦

改良此上游一段，当以水闸堰其水，使舟得溯流以行，而又可资其水力。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。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，下起汉口，上达重庆，可得而改。

——孙中山《实业计划》之“物质建设”

《上李鴻章書》 昭示救國情懷



孫中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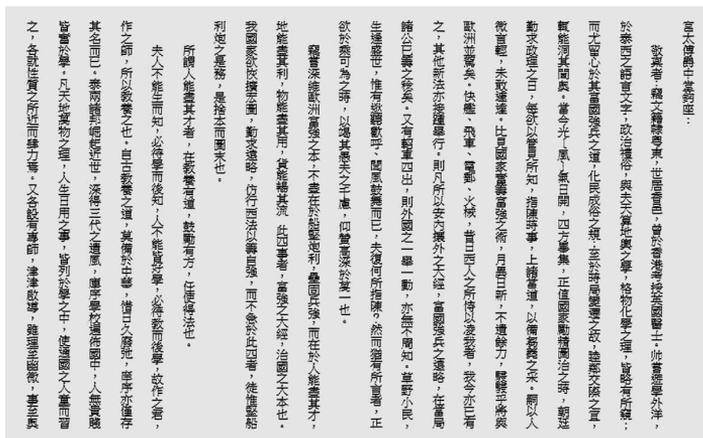
……然而取電必資乎力，而发力必借于煤，近又有人想出新法，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，以器蓄之，可待不時之用，可隨地之需，此又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者也。

——孫文《上李鴻章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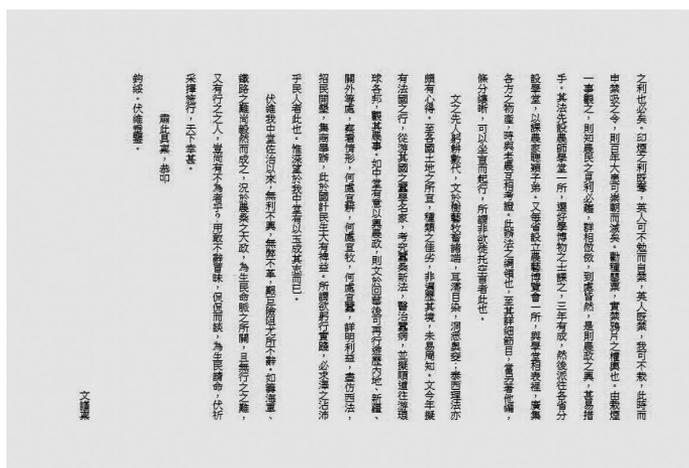
因為當年的《葛洲壩報》，如今大家都知道最早提出開發三峽的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。而早在 1894 年，中山先生在其《上李鴻章書》中，就曾提出了一個改變中國貧窮落后面貌的初步設想。

時年 28 歲的孫中山，上書清政府直隸總督李鴻章，洋洋八千言談富強之大經、治國之大本，尤對電能的認識与作用秉書陳情，謂“有不徒于世之心，則雖處布衣，而以天下為己任……不待文王而猶興也”。余“為生民命脈之所關，且無行之之難，又有行之之人，豈尚有不為者乎？用敢不辭冒昧，侃侃而談，為生民請命”……

為方便讀者了解中山早年宏願，茲錄《上李鴻章書》原文如下：



《上李鴻章書》影印件之一



《上李鸿章书》影印件之二

宫太傅爵中堂钧座：

敬禀者：窃文籍隶粤东，世居香邑，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。幼尝游学外洋，于泰西之语言文字，政治礼俗，与夫天算地舆之学，格物化学之理，皆略有所窥；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，化民成俗之规；至于时局变迁之故，睦邻交际之宜，辄能洞其闾奥。当今光〔风〕气日开，四方毕集，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，朝廷勤求政理之日，每欲以管见所知，指陈时事，上诸当道，以备刍菘之采。嗣以人微言轻，未敢遽达。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，月异日新，不遗余力，駸駸乎将与欧洲并驾矣。快舰、飞车、电邮、火械，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，我今亦已有之，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。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，富国强兵之远略，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。又有轺车四出，则外国之一举一动，亦无不周知。草野小民，生逢盛世，惟有逊听欢呼、闻风鼓舞而已，夫复何所指陈？然而犹有所言者，正欲于乘可为之时，以竭其愚夫之千虑，仰赞高深于万一也。

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，不尽在于船坚炮利，垒固兵强，而在于人能尽其才，地能尽其利，物能尽其用，货能畅其流——此四事者，富强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也。我国家欲恢扩宏图，勤求远略，仿行西法以筹自强，而不急于此四者，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，是舍本而图末也。

所谓人能尽其才者，在教养有道，鼓励有方，任使得法也。

夫人不能生而知，必待学而后知，人不能皆好学，必待教而后学，故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所以教养之也。自古教养之道，莫备于中华，惜日久废弛，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。泰西诸邦崛起近世，深得三代之遗风，庠序学校遍布国中，人无贵贱皆奋于学。凡天地万物之理，人生日用之事，皆列于学之中，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，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。又各设有专师，津津启道，虽理至幽微，事至奥妙，皆能有法以晓喻之，有器以窥测之。其所学由浅而深，自简及繁，故人之灵明日廓，智慧日积也。质有愚智，非学无以别其才，才有全偏，非学无以成其用，有学校以陶冶之，则智者进焉，愚者止焉，偏才者专焉，全才者普焉。盖贤才之生，或千百里而见一，或千万人而有一，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，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，以至于湮没而不彰。泰西人才之众多者，有此教养之道也。

且人之才志不一，其上焉者，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，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，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，卓异自立，无待乎勉勗也，所谓“豪杰之士不待文王丙犹（后）兴也”。至中焉者，端赖乎鼓励以方，故泰西之士，虽一才一艺之微，而国家必宠以科名，自（是）故人能自奋，士不虚生。逮至学成名立之余，出而用世，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，学报以进其益，萃全国学者之能，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，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，翻陈出新，开世人无限之灵机，阐天地无穷之奥理，则士处其间，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？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，创一新器，必邀国家之上赏，则其国之士，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？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，有此鼓励之方也。

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长，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。如此用人，必致野有遗贤，朝多幸进。泰西治国之规，大有唐虞之用意。其用人也，务取所长而久其职。故为文官者，其途必由任学院，为武官者，其途必由武学堂，若其他，文学渊博者为士师，农学熟悉者为农长，工程达练者为监工，商情谙习者为商董，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。总之，凡学堂课此一业，则国家有此一官，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，其学而优者则能任。且恒守一途，有升迁而无更调。夫久任则阅历深，习惯则智巧出，加之厚其养廉，永其俸禄，则无瞻顾之心，而能专一其志。此泰西之官无苟且，吏尽勤劳者，有此任使之法也。

故教养有道，则天无枉生之才；鼓励以方，则野无抑郁之士；任使得法，则朝无幸进之徒。斯三者不失其序，则人能尽其才矣；人既尽其才，则百事俱举；百事举矣，则富强不足谋也。秉国钧者，盍于此留意哉！

所谓地能尽其利者，在农政有官，农务有学，耕耨有器也。

夫地利者，生民之命脉。自后稷教民稼穡，我中国之农政古有专官。乃后世之为民牧者，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，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；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，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，便为善政——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。农民只知恒守古法，不思变通，垦荒不力，水利不修，遂致劳多而获少，民食日艰。水道河渠，昔之所以利农田者，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。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，即如广东之东、西、北三江，于古未尝有患，今则为患年甚一年，推之他省，亦比比如是。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，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，欲修之而力不逮，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。年中失时伤稼，通国计之，其数不知几亿兆，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。其他荒地之不辟，山泽之不治，每年遗利又不知凡几。所谓地有遗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也，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！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，在于无遗地利，无失农时，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，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，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。如印度之恒河，美国之密士，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，而卒能平治之者，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。有国家者，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！

水患平矣，水利兴矣，荒土辟矣，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，盖人民则日有加多，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。倘不日求进益，日出新法，则荒土既垦之后，人民之溢于地者，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？是在急兴农学，讲求树畜，速其长植，倍其繁衍，以弥此憾也。顾天生人为万物之灵，故备万物为之用，而万物固无穷也，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。夫人不能以土养，而土可生五谷百果以养人；人不能以草食，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。夫土也，草也，固取不尽而用不竭者也，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，别土质之美劣而已。倘若明其理法，则能反硗土为沃壤，化瘠土为良田，此农家之地学、化学也。别种类之生机，分结实之厚薄，察草木之性质，明六畜之生理，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

其权，此农家之植物学、动物学也。日光能助物之生长，电力能速物之成熟，此农家之格物学也。蠹蚀宜防，疫疠宜避，此又农家之医学也。农学既明，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，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，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。如此，则民虽增数倍，可无饥馑之忧矣。此农政学堂所宜亟设也。

农官既设，农学既兴，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，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，此农器宜讲求也。自古深耕易耨，皆借牛马之劳，乃近世制器日精，多以器代牛马之用，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。如犁田，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；起水，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稻；收获，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。他如凿井浚河，非机无以济其事，垦荒伐木，有器易以收其功。机器之于农，其用亦大矣哉。故泰西创器之家，日竭灵思，孜孜不已，则异日农器之精，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。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。

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劝〔勤〕，农务有学则树畜精，耕耨有器则人力省，此三者，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。

所谓物能尽其用者，在穷理日精，机器日巧，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。

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，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，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。如化学精，则凡动植矿质之物，昔人已知其用者，固能广而用之，昔人未知其用者，今亦考出以为用。火油也，昔日弃置如遗，今为日用之要需，每年入口为洋货之一大宗。煤液也，昔日视为无用，今可炼为药品，炼为颜料。又煮沙以作玻器，化土以取矾精，段石以为田料，诸如此类，不胜缕书。此皆从化学之理而得收物之用，年中不知裕几许财源，我国倘能推而仿之，亦致富之一大经也。格致之学明，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。以风动轮而代人工，以水冲机而省煤力，压力相吸而升水，电性相感而生光，此尤其小焉者也。至于火作汽以运舟车，虽万马所不能及，风潮所不能当；电气传邮，顷刻万里，此其用为何如哉！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，在人能穷求其理，理愈明而用愈广。如电，无形无质，似物非物，其气付于万物之中，运乎六合之内；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，可以作烛，可以传邮，可以运机，可以毓物，可以开矿。顾作烛、传邮已大行于宇内，而运机之用近始知之，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也。毓物开矿之功，尚未大明，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，则生五谷，

长万物，取五金，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。然而取电必资乎力，而发力必借乎煤，近又有人想出新法，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，以器蓄之，可待不时之用，可供随地之需，此又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者也。由此而推，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，将来必至人只用心，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。此理有固然，事所必至也。

机器巧，则百艺兴，制作盛，上面军国要需，下而民生日用，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，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，成人事所不成之物。如五金之矿，有机器以开，则碎坚石如齏粉，透深井以吸泉，得以辟天地之宝藏矣。织造有机，则千万人所作之工，半日可就；至纛废丝，织绒呢，则化无用为有用矣。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。我中国地大物博，无所不具，倘能推广机器之用，则开矿治河，易收成效，纺纱织布，有以裕民。不然，则大地之宝藏，全国之材物，多有废弃于无用者，每年之耗不知凡几。如是，而国安得不贫，而民安得不瘠哉！谋富国者，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。

物理讲矣，机器精矣，若不节惜物力，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。故泰西之民，鲜作无益。我中国之民，俗尚鬼神，年中迎神赛会之举，化帛烧纸之资，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。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，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，此冥冥一大漏卮，其数较鸦片为尤甚，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。

夫物也者，有天生之物，有地产之物，有人成之物。天生之物如光、热、电者，各国之所共，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。地产者如五金、百谷，各国所自有，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。人成之物，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。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，机器日巧则成物多，不作无益则物力节，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。

所谓货能畅其流者，在关卡之无阻难，保商之有善法，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。

夫百货者，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，以此地之盈余济彼方之不足，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。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，只抽海口之税，只设入国之关，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，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。入口抽税之外，则全国运行，无所阻滞，无再纳之征，无再过之卡。此其百货物流，商贾云集，财源日裕，国势日强也。中国则不然。过省有关，越境有卡，海口完纳，又有补抽，处处敛征，节节阻滞。是奚异到（遍）地风波，

满天荆棘。商贾为之裹足，负贩从而怨嗟。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，岂不难乎？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以今日关卡之滥征，吏胥之多弊，商贾之怨毒，诚不能以此终古也。徒削平民之脂膏，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。谋富强者，宜急为留意于斯，则天下幸甚！

夫商贾逐什一之利，别父母，离乡井，多为饥寒所驱，经商异地，情至苦，事至艰也。若国家不为体恤，不为保护，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，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。故泰西之民出外经商，国家必设兵船、领事为之护卫，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，与相倚恃。国政与商政并兴，兵饷以〔与〕商财为表里。故英之能倾印度，扼南洋，夺非洲，并澳土者，商力为之也。盖兵无饷则不行，饷非商则不集。西人之虎视寰区，凭凌中夏者，亦商为之也。是故商者，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。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，利权皆为所夺者，其故何哉？以彼能保商，我不能保商，而反剥损遏抑之也。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，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，是虽地大物博，无益也。以其以天生之材为废材，人成之物为废物，则更何贵于多也。数百年前，美洲之地犹今日之地，何以今富而昔贫？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，为之转运也；商之能转运者，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。谋富强者，可不急于保商哉！

夫商务之能兴，又全恃舟车之利便。故西人于水，则轮船无所不通，五洋四海恍若户庭，万国九州俨同阡阡。辟穷荒之绝岛以立商廛，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，集殊方之货宝〔实〕，聚列国之商氓。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、财货山积者，有轮船为之运载也。于陆，则铁道纵横，四通八达，凡轮船所不至，有轮车以济之。其利较轮船为尤溥，以无波涛之险，无礁石之虞。数十年来，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，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，运接灵速；遇一方困乏，四境济之，虽有荒旱之灾，而无饥谨之患。故凡有铁路之邦，则全国四通八达，流行无滞；无铁路之国，动辄掣肘，比之瘫痪不仁。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，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。今我国家亦恍然于轮船铁路之益矣，故沿海则设招商之轮船，于陆则兴官商之铁路。但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，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，然不多设于校河内港，亦不能畅我货流，便我商运也。铁路先通于关外，而不急于繁富之区，则无以收一时之利。而为后日推广之图，必也先设于繁富之区，如粤

港、苏沪、津通等处，路一成而效立见，可以利转输，可以励富户，则继之以推广者，商股必多，而国家亦易为力。试观南洋英属诸埠，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，利之所在，人共趋之。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？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势而利道之而已。此招商兴路之扼要也。

故无关卡之艰难，则商贾愿出于其市；有保商之善法，则殷富亦乐于贸迁；多轮船铁路之载运，则货物之盘费轻。如此，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？货流既畅，则财源自足矣。筹富国者，当以商务收其效也。不然，徒以聚敛为工，捐纳为计，吾未见其能富也。

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，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，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，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。故曰：此四者，富强之大经，治国之大本也。四者既得，然后修我政理，宏我规模，治我军实，保我藩邦，欧洲岂能匹哉！

顾我中国仿效西法，于今已三十余年。育人才则有同文、方言各馆，水师、武备诸学堂；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，立纺织制造之局；兴商务则招商轮船、开平铁路，以后先辉映矣。而犹不能与欧洲颀颀者，其故何哉？以不能举此四大纲，而举国并行之也。间尝统筹全局，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，而能步武泰西，参行新法，其时不过二十年，必能驾欧洲而上之，盖谓此也。试观日本一国，与西人通商后于我，仿效西方亦后于我，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，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，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，而无人阻之。夫天下之事，不患不能行，而患无行之之人。方今中国之不振，固患于能行之人少，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。夫能行之人少，尚可借材异国以代为之行；不知之人多，则虽有人能代行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挠。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，非格于成例，辄阻于群议者。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。

窃尝闻之，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、铁路也，尝唇为之焦，舌为之敝，苦心劳虑数十余年，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、津关之一路。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，任寄股肱，而又和易同众，行之尚如此其艰，其他可知矣。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，则虽尧舜复生，禹皋佐治，无能为也，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？此志士之所以灰心，豪杰之所以扼腕，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学而匿迹于医术者，殆为此也。然而天道循环，无往不复，人事否泰，穷极则通，猛剂遽投，膏肓渐愈。逮乎法衅告平之后，士大夫多喜谈洋

务矣，而拘迂自囿之辈亦颇欲驰域外之观，此风气之变革，亦强弱之转机。近年以来，一切新政次第施行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，然而为之以渐，其发轫于斯乎？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风而兴起也。

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，经略南北洋，孜孜然以培育人才为急务。建学堂，招俊秀，聘西师而督课之，费巨款而不借。遇有一艺之成，一技之巧，则奖励倍加，如获异宝。诚以治国经邦，人才为急，心至苦而事至盛也。尝以无缘沾雨露之濡，叨桃李之植，深用为憾。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，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，未尝离学，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，工章句以邀时誉，然于圣贤六经之旨，国家治乱之源，生民根本之计，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，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，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。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，揆国家时势当务之急，如文者亦当在陶冶而收用之列，故不自知其弩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，盖有慨乎大局，蒿目时艰，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。所谓乘可为之时，以竭愚夫之千虑，用以仰赞高深，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，自附于于谒者流，盖欲躬行而实践之，必求泽沛乎万民也。

窃维今日之急务，固无逾于此四大端，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，举措施布各有缓急。虽首在陶冶人才，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，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须。何也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，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。上则仕途壅塞，下则游手而嬉，嗷嗷之众，何以安此？明之闯贼，近之发匪，皆乘饥馑之余，因人满之势，遂至溃裂四出，为毒天下。方今伏莽时闻，灾荒频见，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艰，凶祲之区难免流离之祸，是丰年不免于冻馁，而荒岁必至于死亡。由斯而往，其势必至日甚一日，不急挽救，岂能无忧？夫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，不足食胡以养民？不养民胡以立国？是在先养而后教，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。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，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劝万民，今欲振兴农务，亦不过广我故规，参行新法而已。民习于所知，虽有更革，必无倾骇，成效一见，争相乐从，虽举国遍行，为力尚易，为时亦速也。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，如此则踵行他政，必无挠格之虞，其益固不止一端也。

窃以我国家自欲行西法以来，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，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，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

之师，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。文游学之余，兼涉树艺，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，于考地质、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。每与乡间老农谈论耕植，尝教之选种之理，粪溉之法，多有成效。文乡居香山之东，负山濒海，地多沙磧，土质硗劣，不宜于耕；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，通商之后颇称富饶。近年以美洲逐客，檀岛禁工，各口茶商又多亏折，乡间景况大逊前时，觅食农民尤为不易。文思所以广其农利，欲去禾而树桑，通（迨）为考核地质，知其颇不宜于种桑，而甚宜于波毕。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，遂劝农人栽鸦片，旧岁于农隙试之，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，每亩可获利数十金。现已群相仿效，户户欲栽，今冬农隙所种必广。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，亦一时权宜之计也。他日盛行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，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，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。去冬所产数斤，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，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。印烟之利既夺，英人可不勉而自禁，英人既禁，我可栽，此时而申禁吸之令，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。劝种罌粟，实禁鸦片之权舆也。由栽烟一事观之，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，群相仿效，到处皆然，是则农政之兴，甚易措手。其法先设农师学堂一所，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，三年有成，然后派往各省分设学堂，以课农家聪颖子弟。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，与学堂相表里，广集各方之物产，时与老农互相考证。此办法之纲领也，至其详细节目，当另著他编，条分缕晰，可以坐言而起行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。

文之先人躬耕数代，文于树艺牧畜诸端，耳濡目染，洞悉奥窾；泰西理法亦颇有心得。至各国土地之所宜，种类之佳劣，非遍历其境，未易周知。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，考究蚕桑新法，医治蚕病，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，观其农事。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，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、新疆、关外等处，察看情形，何处宜耕，何处宜牧，何处宜蚕，详明利益，尽仿西法，招民开垦，集商举办，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。所谓欲躬行实践，必求泽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。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。

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，无利不兴，无弊不革，艰巨险阻尤所不辞。如筹海军、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，况于农桑之大政，为生民命脉之所关，且无行之之难，又有行之之人，岂尚有不为者

乎？用敢不辞冒昧，侃侃而谈，为生民请命，伏祈采择施行，天下幸甚。

肃此具禀，恭叩
钧绥。伏维垂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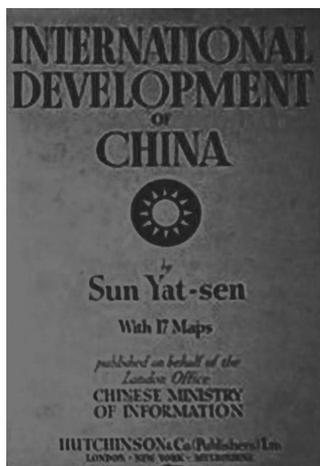
文谨禀

《实业计划》彰显开发三峡方略

辛亥革命后，孙中山先生“振兴实业”的思想日臻完善。1919年，孙中山在为中国进行现代化经济建设，制定详尽的《实业计划》，即《建国方略》之宏伟蓝图。

学者们崇拜中山先生，对其《实业计划》写作与出版时间考证甚多，尤其是关于“开发三峡水电资源设想”提出之时段，说法各异。为求精准，我查阅并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，试印证史实如下：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国国民党大事典》载：1917年，孙中山在沪策划并领导“护法运动”期间，于6月19日《远东时报》上发表了英文《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实业计划》，详论完整使中国步入现代强国之方案。



英文版《实业计划》封面影印件

此英文版的《实业计划》，实乃第一计划，并未涉及长江三峡水电资源开发的问题。

《总理全集》载：《实业计划》系中山先生用英文著述，第一计划于1917年6月19日发表。辞广州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，1918年6月26日抵上海，先生继续完成《实业计划》的另外5个计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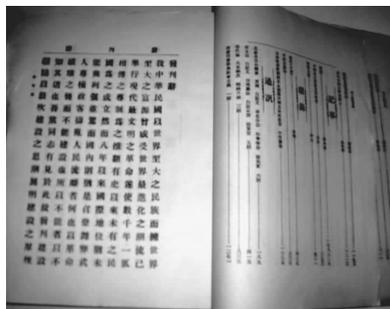
1919年1月中旬，先生将写好的《实业计划》大纲英文本委托美国驻沪总领事转交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，2月1日芮恩施收到此大纲。

——这是最早公布于世的《实业计划》全部内容。

也就是说，芮恩施收到《实业计划》大纲，应视为是正式向外界公布的时间。即孙中山先生提出“改善川江航道，开发三峡水力发电”设想的时间，应为1919年2月1日。

同年3月20日，先生又将《实业计划》大纲寄赠其英国老师康德黎的夫人与英国内阁的阁员。5月寄美国商务部长刘飞尔、意大利陆军大臣嘉域利亚等人。

这份宏伟的《实业计划》问世，国际反响甚大，无疑助长了列强名为开发、实欲掠夺中国财富之野心。英国工程师波韦尔于1919年八九月间亲赴长江上游实地考察，不久竟提出了《扬子江上游之开浚计划》。



1919年8月，孙中山指派朱执信、廖仲恺创办的《建设》杂志在上海出版。这是孙中山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辞。

同年8月1日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立中华革命党、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刊物《建设》杂志，由廖仲恺、朱执信等主编。主要撰稿人有孙中山、朱执信、廖仲恺、胡汉民、戴季陶、汪精卫、林云陔等人。

中山先生亲自为刊物撰写发刊词，阐明办刊宗旨：

鼓吹建设之思潮，阐明建设之原理，冀广转吾党建设之主义，成为国民之常识，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，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，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，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、为民所治、为民所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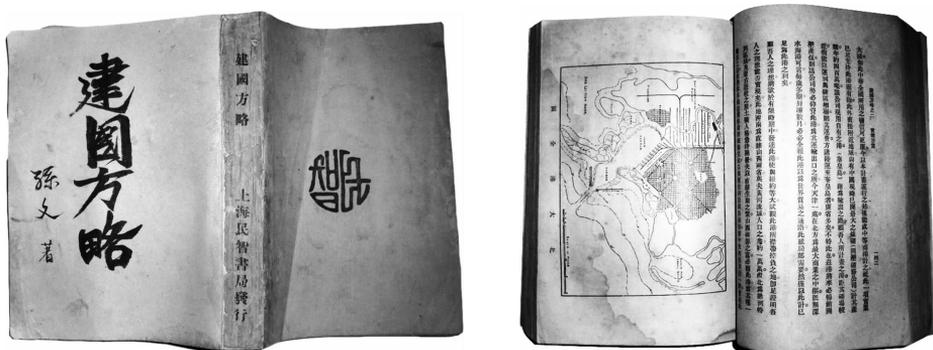
中华民国成立八年来，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，国内犹是官僚舞弊，武人专横，政客捣乱，人民流离，原因在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，所以不能者，以不知其道也。

《建设》杂志创刊，由朱执信、廖仲恺、马君武、林云陔等译成中文的《实业计划》，便在该刊陆续连载。

1921年10月10日，孙中山先生中文版《建国方略》由上海民智书局正式出版发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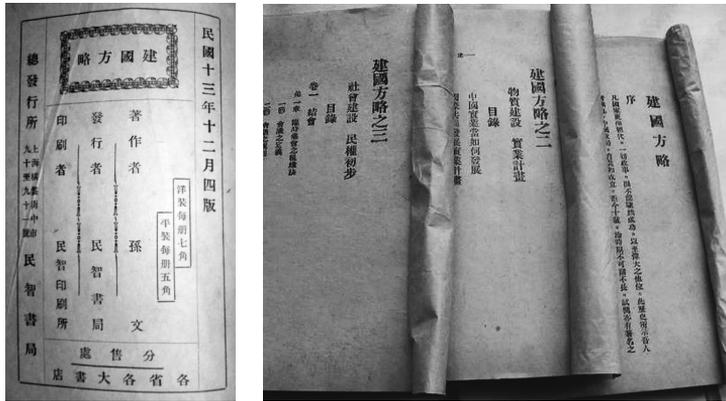
民智书局出版的《建国方略》，系《孙文学说》、《实业计划》、《民权初步》三部之合称，它分别阐述了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、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。其中，《实业计划》共包括六大计划，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，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（北方大港、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）和许多商埠，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，把沿海、腹地和边疆连成一片，并修建全国公路网，来促进商业繁荣，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。

——这是孙中山《实业计划》著述出版的最初时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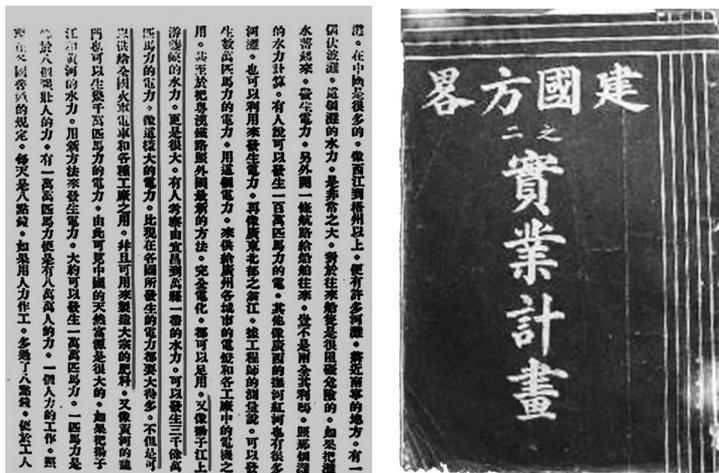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《建国方略》封面和内文影印件

随后不久，中山先生将《建国方略》又改为《建国方略之二：实业计划》，另出了单行本。



民智书局（民国 13 年四版）《建国方略》影印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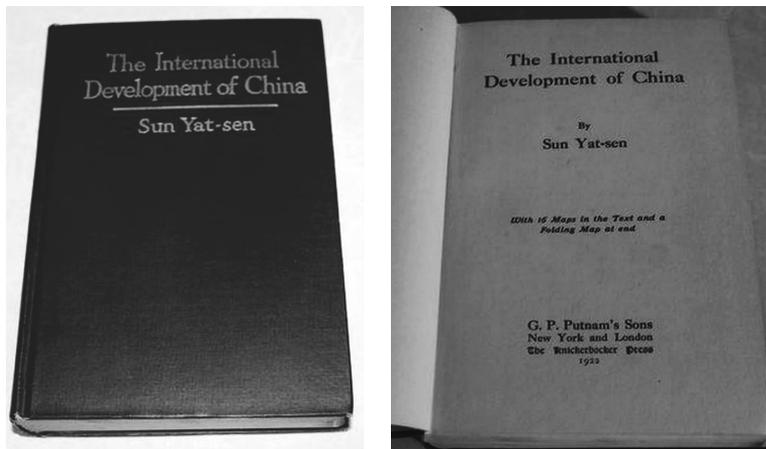
《建国方略之二：实业计划》影印件

其“物质建设”第四部分之“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”一节，有此论述：

自宜昌而上，入峡行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，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。此宜昌以上迤于江源一部分河流，两岸岩石束江，使窄且深，平均深有六寻（三十英尺），最深有至三十寻者，急流与滩石、沿流皆是。

改良此上游一段，当以水闸堰其水，使舟得溯流以行，而又可资其水力。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。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，下起

汉口，上达重庆，可得而改。



英文版《建国方略》

1922年，孙中山先生英文版《建国方略》在美国纽约出版发行。

显然，英人波韦尔1919年发布的《扬子江三峡水电开发意见》，中山先生是看过且十分赞赏的。否则，他1924年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作“民生主义”演说时提出开发三峡水力资源，不可能讲得如此详细：

又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，更是很大。

……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，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，像这样大的电力，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；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、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，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。

光阴荏苒，一代伟人设想的宏伟蓝图昭示后人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

未经中国三峡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书面许可，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转载、摘编该节选内容。违者将被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。

如有需要请购买原版书。



三峡小微

中国三峡出版传媒

中国三峡出版社